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
第一二四回 眾豪傑墜落銅網陣 黑妖狐涉險冲霄樓

《西江月》曰：彈指幾朝幾代，到頭誰弱誰強？人間戰鬥迭興亡，直似弈棋模樣。說甚英雄豪傑，談何節烈綱常，天生俠義熱心腸，盡入襄陽銅網。

且說北俠聽金鐘一響，是一百弓弩手，有一個頭兒，是聖手秀士馮淵，拿著梆子，提著一條長槍，聽見金鐘一響，就由更道地溝上邊下去。大眾聽梆子的號令，剛出正南上更道地溝門，正遇著北俠，拔刀就剝。馮淵聽見刀聲，往前一躡，扭頭一瞧是北俠。他是認得的，立刻雙膝點地，苦苦求饒，什麼大爺，什麼爺爺、太爺、祖宗、師傅、大叔、二大爺、義父、爸爸全叫到了。北俠空有刀，剝不下去。馮淵又叫：「你老人家肯饒了我，我就算計著你們老爺們該來了，小子在這正等著呢，別看你們老爺們淨管把銅網削碎，你們也不知道王爺在什麼地方，盟單在什麼所在，我願作嚮導，你願收我個徒弟，就是徒弟；願收我個乾兒子，就是乾兒子；願收我個孫子，就是孫子。」

北俠一想也是，正短這麼一個嚮導，說：「起去，我饒恕於你。」馮淵說：「你者倒是認我個徒弟，是兒子，是孫子？我好稱呼你老人家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可是真心嗎？」馮淵就跪在那裡起誓，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我要有虛情假意，讓我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北俠說：「起去罷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倒是稱呼什麼？」北俠說：「我已然有了義子，我收你為徒弟。」馮淵復又就地給北俠拜了四拜，叫了兩聲「師傅」。北俠答應，讓馮淵起去。馮淵答應，樂的是手舞足蹈，說：「師傅，我先獻點功勞，我一打梆子，弓弩手全出來，你可就殺人。可別讓箭釘在身上，釘在身上就死。」他在這裡「梆梆梆」一打，一百弓弩手聽見梆子一陣亂響，大家出來。這個更道地溝最窄，並肩占不下兩個人，只可一個跟著一個走，門兒又矮，出來一個，再出來一個。出來一個殺一個，出來兩個宰一雙，第三的被殺，第四、第五的回去不敢出來了。東西北共殺了九個。南面的聽見馮淵投了降，連一個也沒出來，誰要把著一瞅，弩箭就射。

上頭一陣大亂，是王官雷英、金鞭將盛子川、三手將曹德、賽玄壇崔平、小靈官周通、張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帶了些王府的兵丁，辭別了王爺，到此瞧看。進了木板連環，奔冲霄樓末層，進了五行的欄杆，到冲霄樓裡頭，腳蹬著大鐵籠子，往下瞧看。雷英一瞅銅網盡都損壞，跺足捶胸，暗暗的叫苦。按說在冲霄樓鐵籠子上頭，往底下瞅，瞧不見底下的事情，在前文可就表過。再者鐵籠子上四個犄角，單有四個大燈，晝夜不息，故此看得明白。雷英看見馮淵投降，雷英咬牙切齒大罵。底下馮淵聽見，也是破口的大罵。他本是個南邊人，未說話先叫「唔呀唔呀」的，罵道：「唔呀，混帳王八羔子，吾跟著我師傅，拿你們這些叛逆之賊來了，還不快些下來受縛！」金鞭將等大家問雷英主意，怎麼辦。雷英說：「略展小計，管讓他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吩咐兵丁：「先把一百弓弩手撤回，後搬柴運草，拿火把他們燒死，破著這座冲霄樓不要了。」

頃刻間，王府柴草甚多，全把柴草運將進來，把軟柴薪在燈上點著，順鐵籠子的窟窿往下一扔。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下面人全吃了苦了。這火全衝著頭顱就下來了，個個用手中的刀把拉，連躲帶閃，用腳把拉，工夫甚大，足下的軟底靴鞋全要饒著，大眾亂嚷。馮淵偷著往地溝裡一看，說：「這可好了，他們走了，咱們出地溝罷。」讓馮淵帶路。馮淵在前，一個個都跟隨著，奔南邊這個地溝。走到南頭，一看不好了，把大板子蓋上了，這還不算，上頭壓上石頭，弓弩手在上頭坐著。趕著出來，又奔正東，也是不行。照樣四面全繞到了，全是不行。這火就更大。徐慶嚷道：「死鬼，活著的時候機靈，我們都為你前來報仇，你下陣雨也好哇！」馮淵說：「下陣雨也流不到這裡來。」

丁二爺說：「這可好了，他們不往下扔火了，這還有點恩典。他們往下扔生柴貨呢。」

老道說：「更不好了，底下這都是火，扔下來的是生柴貨，全勾在一處，一陣風一鼓，大眾全都是焦頭爛面之鬼。這眼睛全睜不開，盡是黑煙。」大眾在此受困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的蔣爺，容他們破網的人走後，拉了柳青一把，兩個人出上院衙，奔王府後身，正遇徐良。蔣爺就說：「怕裡頭人少，我們看一看動作。」徐良也不能管。二人直奔王府後牆躡將下去，繞木板連環，直奔西南。柳爺問：「蔣爺，你們怎麼知道王爺住處？」

蔣爺說：「我是聽見魏昌說，有個月亮門。」進月亮門，內有北上房，屋中有燈火，趕奔前來戳窗櫺紙，見王爺在後虎座裡半躺半坐，手中托著一本書，當住面門，就見露著花白的鬚鬚。兩個王官面向裡，靠著落地罩花牙子站著。讓柳青使薰香，拿了堵鼻子的布卷把鼻子堵上，把薰香掏出來，把香點著，將仙鶴嘴戳在窗戶窟窿裡頭，一拉仙鶴尾，把緊一拉，屋中香煙都滿了，蔣爺說：「你因為什麼還不收起來？」柳爺說：「沒薰過去呢。」蔣爺說：「那麼些煙還熏不過去？難道咱們外邊說話他聽不見？」柳爺說：「怎麼不躺下呢？」蔣爺說：「兩個王官靠住攔子了。」柳爺說：「王爺怎麼不扔書？」

蔣爺說：「你不用疑心，跟我進去罷。」蔣爺掀簾籠，就往裡走。柳爺將薰香盒子收了，在後跟著。蔣爺進去，往前一撲抓王爺，把王爺的鬚鬚抓掉了，這才瞧見王爺是假的，傀儡頭，衣帽靴子都是真的。再回頭一看，兩個王官也是如此。原來是雷英的用意，自打長沙府回來，他父親提了蔣爺的事情，不讓他保王爺了，從此與他父親反臉，憤憤而出，保定了王爺了。有消息地方加上消息，沒消息地方安上消息，故此蔣爺上當。腳底下「呼喇喇」一響，趕著撤身回來，早就踏在翻板上了，「嘖嘖嘖嘖」，兩個人墜落下去。原來底下有四個王官，把他們四馬攢蹄捆上。柳青怨恨蔣平，閉目合睛等死。王官拉刀要殺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智爺拉小諸葛出上院衙，直奔王府後身，看看臨近，由樹林躡出一個人來，原是山西雁，說：「智叔父、師叔，你們也是打接應去罷？」智爺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回答：「我蔣四叔剛過去。」智爺說：「同著柳爺罷？」回答：「正是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準是要走到一處。」沈爺說：「不行，他們去也是白去，上不去樓。」徐良要跟著進來，智爺把他攔住。二人奔將進去，直奔木板連環，走坎為水，進的水火既濟，腳著萬字式，直奔冲霄樓，進五行欄杆，都是沈中元帶路。智爺要掏飛抓百練索，沈爺把他攔住。沈爺奔到柱子後頭，把一尺二寸長的一個大鐵錐子一般，自然打上頭「呱喇喇」放下一個軟梯來，二人這才上去。到了上面，又把軟梯卷上去。又上三層，也是照樣。

往正南上一看，王爺兵丁如螞蟻盤窩一般。智爺說：「咱們不管他們的閒事。」直奔隔扇，連鎖頭都沒鎖，一推就開。晃千里火一照，上面有個懸龕，下面一個佛櫃。晃著火，看著櫃上有古銅五供，櫃面子上有一大道橫縫。智爺問沈爺：「這裡怎麼有個縫子？」

沈爺說：「那是乾裂。」智爺說：「添漆的東西那有乾裂？別有消息罷？」沈爺說：「沒有。」智爺讓沈爺巡風，自己躡將上去，將要直奔懸龕的底梁，就從那縫子出來了兩個扁槍頭子，「嘖嘖」一聲。智爺一摸肚子，「咕咚」摔在樓板亂滾，說：「我的腸子讓他們紮出來了，在外搭拉著呢。」沈爺一急進來。原來裡頭有兩個上夜的，一個金槍將王善，一個銀槍將王保，開佛櫃後門躡出來。王善叫：「兄弟殺那個。」沈爺一急，與王善交手，就聽那邊「嗷嗷」一聲，沈爺就知道智爺被殺。王善一喜，說：「兄弟得了罷？」智爺答言說：「得了，就剩你哩。我學那古人托腸大戰。」王善沒躲閃開，早被智爺一刀殺死。沈爺問智爺：「怎麼樣？」智爺說：「沒有紮著我，把我百寶皮囊紮了兩個窟窿。」沈爺說：「嚇著了我了。」智爺把百寶皮囊解下來，問沈爺：「還有消息沒有？」沈爺說：「你不必問我，我直不敢說了。要怕有埋伏，我上去罷。」

智爺說：「還是我上去罷。你給我巡風。」叫沈中元在外邊巡風，仍是智爺上去，細拿千里火一照，躡上佛櫃，拿刀緊剝樓板，把上頭的黃雲緞佛帳用刀削將下來，就看見了盟單匣子。回手把刀插入鞘中，把千里火放在旁邊，伸手一夠盟單夠不著，只可

就爬在懸龕的底板上，伸雙手把那個盟單匣子，兩邊有兩個銅環，用手一揪，「哧」的一聲，從上面掉下一把月牙式的刀來，正在智爺的腰上，「噹」的一聲。智爺把雙睛一閉。智爺生死，破銅網陣一切，

各節目仍有一百餘回，隨後刊刻，續套嗣出。先將大節目暫為開載於後：若問眾英雄脫難，襄陽王逃跑寧夏國；智化盜盟單，因為讓功暗走；黑妖狐專折本入都，顏大人特旨進京陛見；山西雁追賊，開封府雙行刺，大鬧天齊廟；九尾仙狐路素真出世，小五義朝天見主，見駕封官；北俠特旨出家，大相國寺教刀訓子；慶歷爺丟冠袍帶履，潞安山琵琶峪拿白菊花，拿火判官周龍，棍打太歲坊，神鬼鬧家宅；南陽頭盜魚腸劍，二盜魚腸劍，三盜魚腸劍；白沙灘打播，拿伏地君王東方亮；劫囚車，鬧法場，開封府丟相印；北俠歸三教寺，收徒弟，救難婦；白菊花行刺；北俠兵破姚家寨；群賊奪陷空島，累死盧方，哭死徐慶，復奪陷空島；五打朝天嶺，三搶天峰山；失潼關，鍾雄掛帥印，搶寧夏國拿獲襄陽王，俱在續套《小五義》分解。